樫華館全集

序二

盩厔路德閏生

王端毅公奏議續集序

人君之賴有諍臣非謂言必聽計必從也聽從則功在社稷澤潤生民卽不聽不從而人君得聞其過時時有所懟恧畏憚而不敢縱則隱隱中所消弭者多而保全者大孟子所謂陳善閉邪正君定國者胥於是乎在迨唯諾成風是非倒置舉朝禁口卷舌以言爲戒視國家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勢必至於潰敗

決裂而不可止蓋諍臣者國家之元氣也元氣行乎一身雖疾病不死及元氣阻膈則不痛不癢而病乃不可救療從古天下治忽未有不由於此者三原王端毅公當暡中葉在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其論事切直犁然有當於人之心天下翕然望之乃以切諫忤憲宗而罷孝宗立召爲吏部尙書後以同列排擠而罷論者謂經世之才多所未展羣以是爲公惜且爲有暡一代惜而不知公之大有造於暡者正不必其言之果聽計之果從也公所言雖淺夫俗子亦知其是而其君不能盡用者牽制之私情也

不用其言而不敢顯斥其非者羞惡之本心也人主苟非
大無道其本心必不澌滅則諍臣之言得以彌縫匡救而
天下事終不至於大壞當其時偏令不必不出秕政不必
不行正人不必不黜孅人不必不進天下但知出令行政
用人之非而君心之欲出不出欲行不行欲黜不黜欲進
不進躊躕於中審顧於外卒有所慚恧畏憚而中止者正
不知凡幾消天下之患而不居其名造天下之福而不留
其迹憲宗孝宗之治昔人比之文景蓋一二諍臣之力居
多焉況公副大理時條刑罰不中者六事悉議行之巡撫

南直隸時奏天下貢賦收取過重請嚴禁革派市物料織造繒綵及貢獻花木鳥獸請賜蠲省奏皆報可疏救林俊張黼旋出之獄復其官劾中官王臣王敬敬下獄臣梟首江南巡撫雲南時劾中官錢能交通安南國王黎灝杜其陰謀此皆繫天下之安危蒼生之利病所引僚同列如耿裕張悅李敏彭韶周經何喬新倪岳皆一時之望忠諫如張珍王徽黃仲昭賀欽類能獻可替否翊贊朝廷公之功業昭昭在人耳目其不盡施行者或留中不報或溫詔答之公上疏乞休則婉留之卒未嘗加以嚴譴如彭韶林俊

諸人及致仕家居猶渥荷恩禮以榮名終言雖不用而君
心實有愧歉故始終曲全之以此見公之忠藎受知於君
者甚深而所以裨益君與國者尤不可以事功論也洎乎
正德嘉靖以後國事日非奸邪輩出諫諍者動遭奇禍求
如公之罷官而歸其可得乎公志雖云未伸而當日君臣
遇合蓋亦不爲不幸也已公奏議十五卷梓行已久其家
藏年譜鈔本載未刻奏議尚多公十四世孫稷悉力搜索
得百五十五篇分爲六卷里人李孟熙舍人錫齡代付剞
劂題曰奏議續集另編年譜二十三卷凡奏議但標其目

不載其文同時編輯梓刻者有續文集一卷文集拾遺一卷續遺事一卷今取奏議前後集合觀之當知公器識之深醕建樹之宏遠更取公自著諸書研究其旨趣知公之坐而言起而可行者悉出於生平所學而非奮激矯彊者之所能爲則夫有官守言責者與士之懷才欲試而未登仕籍者庶可以循其本也

瘦竹齋詩序

先大夫宰艮鄉日延常熟周又溪先生主書記時德年甫十三竊聞緒言而未悉其家世先大夫罷官歸數年忽有

造門投刺者又溪先生也驚問何來云將之官甘肅迂道來訪信宿而別先生練習吏事治行遠聞由丹噶爾主簿洊升知縣歷官至平涼守卒於官祀名宦祠公子鶴儕知西安慈谿次步虞知甯朔濟美競爽所至有聲時人比之鄭公父子馮君兄弟德久耳其名而未之見也己亥春步虞于鎮負笈宏道書院從德受業出其曾大父晴坡先生瘦竹齋詩求爲弁言竊歎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向聞西安甯朔之治謂爲之前者平涼公也豈知平涼公之前又有晴坡先生哉先生起家進士宰獲

鹿武清二邑宅心醇粹周知民隱爲政以不擾爲主修廢舉墜纙苛去煩而無急功近名之思發而爲詩其志恬其神暇其氣沖融其音調和平樂易藹然會於漢魏古詩及盛唐諸家耆因謂鎭曰子知詩之通於政政之成於思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必無邪而後能用思能用思而後能爲政能爲政則心之所擬口之所議筆之所判身之所爲渢渢乎盎盎乎不必爲詩而已無非詩矣及其爲詩直而不激也曲而不撓也健而不酷也婉而不媚也達而不放

也雖而不飾也也但讀是詩而政可知已雖然詩通乎政政成於思思何以得無邪哉曰此不可求之詩與政也求之詩與政思而不學鮮有不入於邪者大抵學深則思深學淺則思淺學偏則思亦偏學有作有輟思亦忽通忽窒爲詩詩敝爲政政敝此非不思之咎乃不學之咎也觀先生未遇時詩有云前聖後賢慚泚莫洗又云心目違今詩書逮古流流其邁策策其魯苦譬樂時悟尋疑處又云賤貧非吾恥古賢亦寒餓不有固窮節每爲世所挫相對泣牛衣嗟哉氣已惰非深有得於學者能爲此語乎哉子能於

是求之詩在是政亦在是庶幾光先業而繩祖武乎鎮閭言肅然動容作而對曰謹受教德今五十有七矣幼學塾詠囿所稟階及從錢秋槎師學授以詩古文辭乃粗識詞章門徑師亦常熟人平涼公數稱於先大夫後遂延爲西席者也微師之教德將檮昧以終微平涼公言德安所得願師而奉之平涼公家於吳遊於燕而官於秦公之子復官於秦公之孫因從學於德德遂得讀先生之詩而序之文字之緣也道誼之合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周兗齋先生文集序

文人之喜為異說者是與古人訟也訟必有兩造人雖健訟不能禁所訟者而使之不辨也不能保聽訟者之必直其言也故訟有勝有不勝若與古人訟則不然古人往矣所謂者簡策耳問之而不能答嘲之而不能解非議之而不能辭以辯士訟啞人宜無不勝者矣而天下後世之文人讀其文不直其言且代古人而與之訟更從而平反之斯時也訟古人者亦既為古人矣問之而不能答也嘲之而不能解也非議之而不能辭也雖其文可誦其議則駁欲勝人以辨而卒不可勝此無用之文也亦奚異一蟲一

驗之勞哉三原周勉齋先生博辯士也幼負神童之目既通籍爲兵部郎諳書吏事而未嘗一日廢書又工琴善弈精篆隸凡星學數學史學詩賦塡詞及六書之學靡不精通既而決然舍去專研究經傳潛心性命之旨有所得則發之於文其文如風行水流妙發性靈極所欲言而止而語多創獲不爲苟同嘗抑孟子辨古文尚書論周禮儀禮駁漢唐宋諸儒之說而掊擊紫陽尤不遺餘力讀者覶覶然竊謂先生爲異說專與古人訟也是殆不然讀古人書而不知孰爲是孰爲非是不明也心知其非口不欲言

是不直也方欲言之而震乎古人之名不敢自抒所見始委曲遷就爲調停之說是不斷也且聖人之經有賴於後人之發明也久矣漢唐諸儒言之而未確者宋人言之宋人言之而未盡者元明人言之元明人言之而猶未盡

國朝諸家言之自今以後推之數千萬年其能言今人之所未言足以羽翼聖經者不知凡幾後人之言果是邪前人之言果非邪則當舍前人而從後人如前後各執一是而莫知孰非也亦當兩存其說以待來者此天地之無盡藏也亦此心此理之日出而不容終祕也如謂前之人言

之後之人不當復議雖有讀書善疑之士皆禁口卷舌不敢參一說綴一論使沈冥者不得宣疑似者不得剖任斯人之惝怳游移而不爲之所也是豈聖人之心哉先生博極羣書書中之言不能悉當於人之心於是乎不得不疑疑而思思而悟於是乎不得不辨其銳氣驕容時流露於文字間讀之所嚮期於必達遂不覺其言之激也千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天子尙有爭臣古人猶無爭友哉且是集中論人論事論政論學所言皆適於用其平易近人之作正復不少非故爲恢詭譎怪駭人聽聞耆學者

比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矣不然先生中年病聵棄官而歸罕與人交接專以著書自娛其含聰於內也與一世而得淡漠焉而謂不與今人爭者反與古人訟也哉

青芙蓉室印譜序

文人之筆非筆也刀也雕鎪造化斲而不傷篆刻者之刀非刀也筆也其剛則銛其柔則韌然其攢羅戢齊睽罛摩豁或闔而密或纖而疏長槍大戟之擊撞金繩鐵索之鎖紐蜵蜎蠖濩駿犖玢豳令書家操筆書之有不能髣髴者昔人所以有鐵筆之稱也桂山少府工書善寫花卉尤精

於篆刻以青芙蓉室印譜第四集出示命作弁言秦章漢璽不名一家離奇變化無不如志匪惟極鐵筆之能也蓋游於六書之源矣令姜白石趙松雪見之當登之譜錄垂爲世法昔白傅尉盩厔時裹糧入山信宿忘返仙遊潭南寺乃其作長恨歌之處也今桂山以雕雲鏤月之手佩黃神越章之印青鞵布襪縋險探幽將使雕虎綠羆讋伏百步外逍遥相羊追蹤曩哲其官此邦也宜哉近日定海厲樊榭詩人也嘗有三鐵老人詩余爲序而梓之桂山與樊榭皆浙人先後尉吾邑而並嫺風雅余得並交之幸矣然

皆潛榮晦耀以吏爲隱屈志於鹽裱竹簡之班抑又借裘更有請者象牙犀角碑碟六精古人所尚今無取焉余有花乳之石願以切玉之刀琢之鏤之藏諸裝櫃之櫝即以丹砂之泥使吾案上圖書頓增聲價昔李委腰笛江上爲東坡奏鶴南飛之曲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少陵爲韋偃作雙松圖歌其末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翅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爲直幹今鄙人鄙製方諸李委之笛少陵之歌菲亦甚矣遽欲易坡詩偃畫是猶投木瓜而望瓊琚也

重刻四書心解序

人自束髮入塾孰不先讀四子書是書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散之則百千萬億而皆不外乎一一者何也夫子爲曾子言之爲子貢言之不明言所謂一也曾子子貢默契其指而亦不明言也及門人問曾子曾子乃示以忠恕忠恕也者學者求至於一之道非即夫子所謂一也夫子所謂一大學言之矣中庸明言之矣孟子復申言之矣中庸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仍不違言所謂一使讀者反復推求思索不

得然後示以誠之一言凡曰至誠曰至聖皆全乎誠者也誠者天之道也曰戒懼慎獨曰拳拳曰慥慥曰致曲曰尊德性道問學曰內省不疚皆求至於誠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曰小人反中庸曰民鮮能曰索隱行怪曰半途而廢皆自外於誠者也誠意為大學喫緊工夫其實誠之一言貫乎三綱領八條目之中不專屬誠意乃學者下手處且孟子既引中庸之語而伸之矣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中庸所謂誠者大學所謂自慊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中庸所謂誠之者大學所謂毋自欺曰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卽中庸所謂不誠無物大學所謂揜著何益大學中庸孟子之所謂誠卽論語所謂一論語之言至矣盡矣但學者支分節解鮮能貫通得大學中庸孟子而論語之義若揭矣雖然誠不可驟幾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擇善固執孟子之盡心知性乃所以全此誠也以天道人道並言之則自誠明者謂性自明誠者謂教若專以人道言之凡人心炯炯不昧處卽誠也雖困勉者皆有之及其由明而誠愈明而至於至誠不過完此炯炯不昧之本心舜之大智文王之緝熙卽誠卽明不分先後誠者物之終始

而致又終始乎誠不得歧而二之也最與宏道諸生講誠明聽者悶悶如墮煙霧中因曉之曰誠非他卽世俗所云認眞也眞便便是誠能認便是明所以能認者仍是誠一眞認眞便是曲事事認眞便是致曲認到熟慣後去僞存眞便是明則誠豈杳冥昏默者哉邠州王天如先生康熙壬子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養痾家居問道於吾邑李二曲先生聞言會悟北面受學潛心性命之旨曰讀四書劄記成帙名曰心解以大學中庸孟子皆爲發明論語之道尤諳語於知之一言謂仁爲知之體義禮爲知之用信爲

知之貞德勇爲知之強力萬事萬物皆一知爲終始其言獨抒所見不依傍程朱之說而其融會貫通頭頭是道實能得人心之所同然發前人所未發一曲以爲洞原澈本學見其大洵不虛已今以淺近之事證之凡作事知可否者人謂之明白不知者謂之糊塗有知之而所爲相反者乃明於利欲闇於義理則謂之明白而糊塗果有表裏明白無一毫之糊塗者其作事也必有可而無不可木石不知痛楚人人得而伐之受者弗能禁也有血氣者則不然赤子初生所甘者乳試以腥臊羶薌之物則顰蹙而吐之

不知其味之美也生齒以後則不然西子南威鳥見之而飛獸見之而走魚見之而下入不知其色之豔也橫目之民則不然夫知痛楚而弗受知色味而無不悅者豈作而致其情哉惟誠故明亦惟明故誠聖賢之於禮義猶知色味者之悅色味也其不徇利欲也猶知痛楚者之弗受痛楚也其悅之也誠其弗受之也誠此即中庸之所謂誠明論語之所謂一以貫之也中庸言明誠而終以知道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大學言格物致知而終以絜矩之道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終以見知聞知皆與論語終篇知命

知禮知言之旨互相發明一部四子書只要教人明明可教誠不可教也明有待於教誠則不待教也得此意以讀羣書其言之非者不足以眩我其言之是者亦正如散錢滿屋以索子穿之可矣先生之言殆真不易之言也夫是書之刻經今百六十餘年板藏於家子孫不能守以爨代薪邪人楊西坡者搜求完本將議重梨家中落事弗克舉傳其子春山什襲藏之越三十餘載攜書示德爝作弁言與諸同志者募金而梓之俾前賢著述不至終湮啟迪後人甚盛舉也然非春山善守是書亦廣陵散矣抑先生

此書實有不可磨滅者哉

重栞四書鞭影序

陽季劉嶰竹先生四書鞭影二十卷爲制藝設也非專爲制藝設也其自序云制藝之病有二空疏而不入一之也浣實而不入一之也急療其一一之則二之矣胃哉言乎今人不可療之病先生其療之矣大凡業制藝者二多一少講心學者二與一各半二固非一一亦未始非二問何以二無我故也其腹枵其心盲其觀書也見表而不見裏其爲文也言人之所言而不能自言其言雖終身業制藝

終身不能入也遑問其他一焉者有我故也其所得者少其所見者偏執一成不易之理概萬有不齊之情其觀書也見同而不見獨見舊而不見新見此而不見彼其爲文也但能自言其言不能言聖賢之所欲言書自書而我自我也非二之而何哉病雖不同療之則一何以療之導之用心而已矣蹈常襲故人云亦云則無所用心賞奇析疑旁見側出則有所用心奇非險怪之謂不拘常解卽奇也疑非惝怳之謂意有未慊不敢自欺剖毫析芒不慊不止善疑也由疑得信因奇得庸用心而心入者也理之有是

非猶物之有黑白物之白也萬人之白之也亦有萬物之
黑也萬人之黑之也亦有萬理之是非也萬吾之是是非
非也亦有萬今不問其萬動欲以彼例此比而同之吾固
知其齟齬而難入也吾友孟熙中翰所以有四書鞭影之
刻也是書也張直庭比部姻家某得於隴西市舊書堆中
藏有年矣直庭以示孟熙孟熙質於余余讀其序禪也又
翻閱數條見其雜用佛書目書名鞭影亦出內典益疑其
援儒入墨淪於虛寂及細繹全書則經經緯史義多創獲
不泥古不徇時融會儒先諸說卓然自抒其所見蓋由好

學深思體驗於身心而得之者乃信其爲儒者之言時孟熙方刻惜陰軒叢書梓人羣集急命開雕公諸海內原板短而狹且行間格外俱有評論細字蠶眠幾不能辨閱者苦之因疏其行高其格容受諸批緯有餘地以便覽觀爲後學計也悉矣既告成與所刻叢書三十餘種鄉前輩遺集二十餘種板若干片並藏於宏道書院之藏書樓局鑰之司監院官主之齋長副之願印書者聽之仍以時稽其數而洗刷之嘉惠士林永無缺失計益周矣或曰此講章也非聖賢經傳何珍重若斯且其書專爲異論牴牾程朱

傳示後人無乃躋駁余曰不然儒者宗程朱是已豈謂程朱而外概從廢置哉自以四書論孔曾思孟以前王澤未湮古籍俱在士大夫談論六經雖無箋傳註疏之可據然必有相沿舊說更相傳授者子夏深於詩何猶未得素絢之解待孔子繪事一言而後删詩三百篇孔子以思無邪一語蔽之孔子以前有此說乎向書備言删德大學斷以皆自删詩以宜室家美女子以宜兄弟美賢侯大學以為教國人之本曾子以前有此說乎詩詠鳶魚之飛躍中庸謂道之察於上下詩以潛魚孔灼比小人中庸以删内省

不疢之君子子思以前有此說乎孟子以詩之公田私田爲周行助法之證以公劉之囊橐積倉太王之走馬岐下爲好貨好色與民同之之證孟子以前有此說乎孔曾思孟之釋詩書其不沿舊說也如此釋孔曾思孟之書者何獨不如此哉漢儒之釋經博而煩程朱起而正之程朱之釋經精而略元明以後之儒因而推廣之孔曾思孟不世出程朱亦不世出賴後儒之一知半解開擊疑網羽翼前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如謂先入者獨是後起者皆非將使千萬世儒者皆噤口卷舌不敢於程朱外贊一

辭伸一解豈惟非孔曾思孟之心哉度亦非程朱所許矣雖所言之題不免於非正如海月石華無當於六穀之醬樽俎芳鮮終勝於臭腐也珊瑚木難無當於五金之用几席輝映終勝於瓦礫也觀舍利子者言人人殊各言其所見目所見卽不盡然不猶愈於不見者哉學者分別觀之是書之疏瀹靈源益入神智也固不少矣其以鞭影名者兩序論之詳矣余更下轉語曰影者形之所爲見形不見影爲可形者神之所使見神不見形爲可良馬見鞭影而行猶未免有待也若宋武帝之楮白心柔志雄高都護之

青驄與人一心豈猶待鞭影哉學者能即影得形即形得神則書即我我即書也六通四闢千轉萬變而不竭不惟是書可廢即並取程朱書束之高閣也可若猶是二之一之也正賴此書以濟之慎勿以蜩甲蛇蛻目之也

入聲便記序

曩在京師時嘗聽南人讀詩宛轉瀏亮各還本音欲效之而脣齒不我許也南人之讀入聲也如書家作書無垂不縮無往不復波磔天然無所矯彊北人之讀入聲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有破的穿札之能不免中強羽豐

之病其讀之而近似平聲者如雪月木石之類銜口而出位置妥帖不見其入則疑於平更有直作平聲者如讀菊爲居轂爲姑閣爲歌之類尤不可悉數凡以一字示人者必從而別之曰此菊花之菊非居處之居此五轂之轂非舅姑之姑此樓閣之閣非歌詠之歌不然則人不知爲何字勞亦甚矣比年授徒四方勸肄詩賦有所作輒爲加墨行間作曲尺形者不知凡幾爰進而教之調平上去諧矣入聲卒不能諧水土使然無可如何也獨怪有唐一代天下詩人半出西北雲山韶濩動中宮商豈今人有土音古

人無土音與豈皆如楊緒夙慧生而知鐙盞柄曲與非也其學富其肄習勤且其人多通韻學作爲詩賦音節隨之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庖丁解牛手足肩膝莫不中音其於四聲也入而與之化矣豈謭之而知也哉夫以天地自然之音必待博聞强記熟精詩賦而後通凡不能如此者即不免終於茫昧且功令以詩賦取士一字之誤擯斥終身尤可憫已石橋孝廉詩人也司鐸長武議入聲便記千四百言課其猶子長武人得而寶之攜以示余讀卷首數聯不禁踊躍曰此吾鄉不可少之書也

吾久思爲此因循不果今石橋得我心矣亟爲鋟板俾學者家置一編辨其音義攷其異同作詩賦時凡讀似平聲而曾見於是書者不問而知爲入聲也入聲辨則平上去可謁而得行間曲尺庶可免矣其名曰便記者匪獨便初學也中下之資日誦四句不百日可畢不待博聞强記熟精詩賦而入聲已盡通矣勞一人以逸萬人用力甚寡而見功多是書之裨益後學也豈鮮淺哉且其文不煩不複有偶有韻條分件別朗若列眉但論辭章亦非凡品雖集腋爲裘有滅盡鍼線痕者如褔不數數淨聿沐百識則軾

轍勸匹頭肩[illegible]揭績烈务擊愎惡溽熱急浴潔皙恔湼郭彼博物壘翟飾說闊聒促織筐撲蛺蝶隰麥疾戌谷菊墀甲視周散騎龍師火帝鳥官人皇枇杷晚翠梧桐早凋何多讓爲特拈出以示學者石橋詩賦之學亦於此見一斑云

重栞賦則序 代

文章之鑠往古切來今暉麗萬有而出無窮者其賦乎六則表乾裏坤橫被六合細則蟣肝蝨心蝸角蟲睫顯則風雲月露山川人物微則通幽洞冥不可爲端不可爲倪要

旨拓宇於楚辭而受命於詩人古以賦爲六詩之一實則假託仿喻體物寫志比亦賦也興亦賦也風雅頌亦賦也騷又全乎賦者也孟堅以爲古詩之流不敢歧詩賦而二之可以知賦之爲賦矣詩有律賦亦有律律不惟律詩有則亦不惟律賦有長者萬言短者數韻鶴不容截鳧不容續不規而圓不矩而方約束不以纆索附離不以膠漆校姸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一經一緯一宮一商酌奇翫華彌見真粹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也無則不可以爲詩作賦何獨不然哉余視學秦中兩省二十五郡校閱殆徧

既擇時藝佳者百數十篇刻入試牘獨古學之試愜心者寡大抵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雖有才調罔所稟階竊意漢唐作者多出西北影徂千載嗣音漸希豈人才不古若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手無斧柯不見所謂則目擬選刻彙哲名篇俾多士肄習用示程式間關萬里案牘鮮暇有志未逮二載餘矣前輩嶰鈞先生奉　命撫秦於關中書院月課外增設詩賦課念茲事之不可無則也因重聚賦則四卷為多士式斯舉也先得我心爰不揣固陋序諸簡端文章之變體多矣自周秦至唐賦之體凡三變荀雲

宋風初具崖略揚馬班張之屬縱出橫飛聲貌益廣而體一變然猶是有韻之古文也至任庾屬辭比事專取工整開後人駢麗一派而體一變然其體猶然古賦也有唐取士拈題命賦巧心妍手各殫精於律唐雖變古爲律源皆出於騷選故可傳者多宋元以後之文人善談名理文從字順而騷選之學衰故可傳者少我 朝聲教四訖彚軼前軌握珠懷璞之士陶化染學著作如林凡以古賦鳴者皆深於漢魏六朝者也律賦擅場者大約不離唐法而鑪鞲之精織組之巧往往過之古今名集連篋接棟不暇徧

竊其見於諸家選本者千膂萬色悉入漁獵則所錄僅五十七篇皆嚴守矩矱不事鋪張乃鮑覺生前輩就七百篇中損之又損鑒別而登之者其佗鴻裁雅製多所未登豈真不暇登哉懼人眩也凡爲文始於眩成於不眩學人之情見所習者則悅見所不經見者則駭駭則眩眩則不能卒讀即卒讀矣亦齟齬而不相入其能造懷指事驅辭逐貌也乎是編之採擇也約而精其論說也簡而當學者繹其例言證以評點雖中材不難卒業久之可以不眩不眩然後能嗜學能嗜學然後能博取能博取然後能獨得

能獨得然後能自爲此一編也洵始學之津梁哉雖然賦無則不可以爲賦則而不麗尤不可以爲則無翼而飛不移時而墜矣無錢而賈雖陶朱之智不能富號物之數謂之萬賅而存焉者賦也賦之所託始者詩也求賦於賦僅沿其波求賦於雅頌風騷乃游其源又必菑畬於羣籍餚饌於百家胹以觀理勇以作氣神動天隨情韻不匱窮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不拘於則所見無非則者斯其不眩也大矣吾惡知今之則人者不將爲人所則也哉學者即是編以求則更求所以麗而則者此則中丞重梓賦則之意

也夫

安康縣興賢倉志序

難乎哉師之彊人以學也上士貧而學中士療其貧而學下士雖療其貧不學常林之帶經耕鋤王尊之牧羊竊學陽城之爲牧竊讀匡衡之鑿壁引光承宮之牧豕聽經之數君子者不嗜利不憂貧其視頹垣敗屋荒塹古原皆黌舍也斷齏畫粥穅麧麩屑卽月餼也有書院而學無書院而亦學有膏火獎賞而學無膏火獎賞而亦學貧而學者也上也吾閱諸昔未覩於今下焉者嗜利而已憂貧而已

雖有賢父兄弗能禁有長有司弗能勸惟驅諸農工商賈之中使之勤手足謀衣食無爲閒民無爲莠民足矣學非其事也中材之士亦不能不嗜利不能不憂貧加以市井之咙聒流俗人之濡染沈溺深精神敝亦終於下而已矣風俗日以頹人才日以少斯天下之大患也有投以所嗜者俾以嗜利之心變而嗜學學進則利不足嗜矣有爲之釋其憂者俾以憂貧之心反而憂道道明則貧不足憂矣不憂貧不嗜利則上矣官司之所督師儒之所勉書院之所收學田學倉之所養凡以化天下之中材進於上而不

流於下也名儒良吏蔚然興起於學校之中處則為鄉閭式出則為　國家用今日之計蓋未有急於此者興安撫書院有學倉學田創於明嘉靖中盛於萬歷漬於崇禎之末稍釐正於我　朝康熙五十五年全失於乾隆四十八年興復於道光二十二年復學倉更捐廉增置者前分巡陝安兵備道蔡公瓊也請復者為邑歲貢生前涇州教諭趙祥先後圖成者為邑增廣生郝英前知四川達縣事謝玉珩其竭慮殫精部署一切者今倉長張補山孝廉鵬飛也補山之為倉長也勤以蒞人廉以持己誓不受修脯以

飭經費裕倉儲又捐經史子集四百餘種鋟刻四十冊及器用若干部署定蔡公命譔倉志用亟久遠杜侵漁志分十六門謀深慮遠慮患豫防褎既成專使奉書至宏道屬作弁言幸斯事之有成也又慮製肘者多不克復其舊規也又慮興復之難而廢墜之易也余謂天下之患不勝防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有人才然後有世運有教育然後有人才有經費然後有教育倉無田則空倉也田不得租則石田也興安舊無學倉自前朝丁公致祥郭公元桂李公天麟前後爲關南道而學倉立鄉賢劉公字屠公鳳翔踵

其事而學倉盛至流寇躪城邑肆殺掠而學倉壞州牧吳六巃及邑中八大家鬻書院否學田而學倉亾今趙郝諸君得請於觀察蔡公而學倉復謂自今以往學倉久存更無吳六巃八大家其人乎吾不敢謂其必無也謂爭奪之後淪胥以敗更無修廢舉墜解紛糾繁如昔之丁郭李三公今之蔡公昔之劉屠今之趙郝諸人乎吾又決其必無是理也天運有屯亨人事有臧否學倉之盛衰因之盛者或有時而衰興者必不可終廢偶有外患局內人同心捍之雖有鋸牙鉤爪彼其奈我何哉竊有一言敬告諸公倉

正司倉田正司田齋長司齋各司其事且互爲稽察立法周詳吾無以易之訓課諸生總稽諸事者倉長也今之倉長得人矣學於倉者駸駸乎進於上矣今之倉正田正齋長並得人矣外患信不能入矣能保後來者盡如今之人哉設有一覊貪嗜利者潛伏其中外結孅人內滋侵蝕心腹之疾鬱積不發發則潰敗決裂雖盧扁不能救藥矣此又不可不愼也

求益齋時藝序

國家以文章取士將以儲政事才也而文士登仕籍者或

竟不達於政豈爲文一心爲政又一心哉人惟一心心所藏者神善藏則神全神全則用不匱妄有通於此而窒於彼者彊怒雖嚴不威彊親雖笑不和神不許也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神先動也今之業時藝者摹花樣倚聲調有枝葉而無根柢多外貌而少內心終身役役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是亦彊怒彊親而不神者也以不神者爲文文未必不售以不神者爲政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武芝田太守起家進士宰淸澗鎭安二邑距省遠其佳政不可悉攝渭南縣事縣稱難治渭之北尤獷猂不馴

下車數月政平訟理人心帖然余門下士自渭南來者能言之以治績擢孝義廳同知未幾擢守鳳翔鳳翔民鮮貧窶俗尚謹樸爲政以不擾爲主輿論翕然門下士自鳳翔來者能言之兩次分校棘闈一充內監試其貞廉節儉仁恕待人門下士遊其門者能言之余心儀久矣猶未知其爲文人也丙午春及門馮孝廉峻奉太守命以求益齋時藝百數十篇就質於余其文不尚塗飾不邀詭異不矜單慧不弄虛鋒每拈一題凝神以思領取立言者之神處而與之委蛇樞機方開物無隱貌尺紙寸管稱心而談如文

與可畫竹見竹而不見人如梓慶削木爲鐻入山林觀物性見鐻然後假手如郢客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讀未竟掩卷歎曰文章之道與政通矣太守有是文固宜其有是政也凡爲文必達於理必揆諸情必因其勢必會以神言理而不契以神其爲文也迂其爲政也亦迂言情言勢而不浹以神其爲文也駁其爲政也亦駁神之所至衆美隨之方其爲文而政在是焉　國家以文章取士將以儲政事才也其取焉而不得者乃文士操術之誤亦鑒裁者未得其眞耳得其眞則文章政事並爲一途矣奚

止拔十得五哉雖然神不可僞爲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與
動則平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天下人類繁矣事機
隱矣躁人視之而兆見惟靜者審察而得之李惠擊羊皮
而負薪者屈張舉驗豬口灰而作奸者伏罪傅令破雞得
粟而爭雞者無辭當時驚以爲神而不知非神也靜也爲
文何獨不然哉憶丁酉秋晤太守於會垣見其端而慮勉
而一擬而後言議而後動外和而內斂坐談之頃竊有以
窺其用心又三年而聞其政又七年讀其文而證以十年
前所見有適相符合者惟其善藏是以善用學人讀是集

者當因文以求其政因政以得其心若但於言語文字間求之猶求馬於唐肆也夫

育齋詩賦鈔序

癸卯秋金可亭侍講奉
命提學閩中冰壺爲心玉尺在手鑒裁旣密激厲交至每校士先試詩賦見諸生之作罔所禀階擇其言較雅者删潤而宣𪫘之覓庖所和恆鐃亦礱匠石所斲曲木成器試牘一出士林傳誦提學導於前諸生趨其後雖相去尙遠而祈嚮殷矣三年試事竣出尊人殿珊先生育齋詩賦鈔若干首命作弁言受而讀之

情爲之移心爲之折精神爲之飛舞翻怪提學見示之不
早也詩之有試律賦之有律賦李唐一代規式麤備而聲
貌未廣瑕纇亦多狹辭短韻讀者病之我　朝元化所甄
入文炳爍魚龍各變風雲竝驅諸鉅公應制之篇各縱轡
騁節夐軼前軌但學者習華隨侈擴古競今擠義肥辭鳳
鳳失序或專工儷聯或汎作吉語玉卮無當蒙無取焉先
生之爲詩也離形得似不遇以目而遇以神機緘忽啟躍
然而出如神鷹俊鶻天外飛來如翠羽明珠俯拾卽是題
之表裏無不瑩澈使讀者歎其妙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爲

賦也陣而後戰規自轉矩自安實者虛虛者實奇生正正生奇陰陽相照相蓋相治東西相反不可相無當其下筆思必環周洎乎脫稾字必魚貫情深而韻不匱體潔而勢有餘奚事夫銖銖而積寸寸而累也與竊謂試律律賦其辭雖駢其神不二皆氣為之也孔北海文體氣高妙劉公幹文時有逸氣太史公文疏宕有奇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論氣於散體猶易論氣於駢體則難聲律拘之排比困之繁文縟旨淺雜而煩亂之自非先質後文風清骨峻其於行氣也不亦勞乎氣衰則瀦水為沼必無大波瀾綠為

華詎有鬱烈氣盛則離弦之箭不得不直過風之籟自然成響學者達於斯旨乃可以誦斯編矣提學秉先生敎青年通籍聯步木天先生由編修擢御史年甫五十以繼起有人遽動歸興主本郡晴川書院軺傳入關馳書迎耆先生逍遙梓里不願北遊日與楚中門下士談藝爲樂提學出其所學嘉惠秦人今又獲覩斯編令及門諸子傳鈔而讀秦之距楚也遠先生之英爲雅製行且徧於秦矣伊摯雖不言鼎煎和之美嘗者諳之輪扁雖不語斤疾徐之數巧者會之異日梁本流傳吾知海滋山陬敲詩鍊賦者將

戸視家聽奉爲鴻寶又豈限於一隅也哉

三原昝氏選字命名序

禮入門問諱爲異姓之客言也異姓之客恐誤觸主人之諱不問不敢入矧以同姓之親於族人祖諱若知之若不知之甚至以祖宗之名名其子孫人人呼之罔知避忌斯真大可駭矣旣而思之彼固非有心觸諱也推原其故蓋有三焉世家大族必有宗譜中戸小戸率皆無之因而無所稽考其易觸者一也無宗譜可稽者必以木主爲遡祖宗之名啟櫝即見而中小戸木主高曾以上不免缺失其

易關者二也木主無缺矣或子孫目不識丁於歷世相傳之姓氏但能讀其音不能辨其形有事則倩人代書往往誤章爲張訛魏爲衛其人聞聲卽應不知其非況能知祖宗之名乎其易關者三也且凡聚族而居者少者數十丁多者數百丁最多者或數千丁丁各有名名必擇字字書所載之字凡稍涉凶惡險怪者及粗笨空虛隱僻者均不可以命名其吉祥正大可以命名之字不過千餘途徑既狹又以漫無稽考之人隨意取而用之欲不相關也得乎三原樓底村沓君鑒世俗之失獨慨然有志於釐正愼選

二百餘字屬余排次爰就上選百餘字集五律一章計字傳世四十千年取之不竭矣千年之後當更有人焉續而增之俾承承繼繼稽考有資昭穆不紊朗如眉列雖百世猶同堂也尊祖敬宗收族之道一以貫之督君其知本者哉抑余更有進者二名不偏諱禮言之矣若二字相連則不得不諱歷觀古今凡以二字命名者多採取書中成語如居正立誠發祥逢吉之類觸犯最易避忌實難即能避忌矣子孫讀書至此將滑口連讀乎抑仿言在不言徵之例删改一字乎連讀之是呼祖宗之名也不敢連讀而删

之改之是刪改聖賢經傳也二失必居其一矣余每爲子弟命名凡兼用二字者率不採用成語誠不敢蹈此失也更有因姓命名者如姓王則曰紹曾曰述陵姓李則曰繼泌曰嗣白曾陵泌白誠偉矣吾不知紹述繼嗣者果其祖耶抑非其祖耶非其祖而紹述繼嗣之是舍其祖而祖佗人也若果爲其祖也子孫不知避忌反繫其名於己名之下於理安乎至於曾三省楊四知王三槐竇五桂之類凡得此姓者皆爭取以爲名祖孫迭更宗族互見且三字連呼姓名竝舉如官府點名者然但知姓氏之可誇而不知

名諱之當謹此尤不思之甚者也孟子曰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世之命名者率不求諸獨而求諸同習俗相沿動輒得咎余欲辨之久矣因爲君選字命名感其用意之深且厚而附記於此其詩曰家學詩書在修爲念必虔生才同毓秀培本定延年敬慎亨衢步芳馨奕世傳前徽端可紹教汝上希賢

勸戒編序 代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釋氏之所謂因果大指不出乎此

獨地獄畜道之說儒者所不道而其理則明明有之世人之所畏者刑也刑之所加皆罪之昭彰者也盜有刑盜之巧者無刑姦有刑姦之隱者無刑殺人者有刑殺千萬人者反不得加以刑大奸大惡將何所忌憚哉且殺人有刑殺鳥獸蟲魚者無論物不得例以人也恣口腹者一飲一食屠割無算計一生所殺不知幾萬億而其人醉飽終身晏然無恙何憚而不爲饕餮哉地獄畜道之說正所以濟刑盜之窮而人之畏地獄畜道也更甚於畏刑盜何也人世之刑加於血肉之身身死則無所知矣雖極痛楚特須

與言地獄之刑皆人世所謂非刑也不加於血肉而加於精魂稱其罪之多少展轉以施之更番以受之有求其速死而不可得者大而後大奸大惡盈疊而罰愈慘酷乃愈平允此天道之自然而無可疑者至於鯀爲黃能蜀帝爲杜鵑牛哀爲虎彭生爲豕趙王如意爲犬人而畜者雜見於經史不可勝紀吾惡知毛者羽者鱗者介者遊鼎鑊供匕鬯者非卽食前方丈終身醉飽之人哉人以地獄爲不足信而墮地獄者多矣以畜道爲自生自滅而墮畜道者益多矣余偶得歸元直指四卷爲 國初戒僧性聞所梓

中多釋氏之言刪而汰之擇其辭旨明切有關勸戒者匯

爲梓行發易其名曰勸戒篇

勇烈節孝彙編序

毛羽之有麟鳳無人不以爲瑞也草木之有松梓無人不以爲珍也人之節孝義勇亦人中之麟鳳松梓也毛羽草木處處有之而麟鳳松梓不可多得者形氣之生一成不變非生而爲麟鳳者終不得爲麟鳳非生而爲松梓者終不得爲松梓若節孝義勇乃天之所以生人者人人有麟鳳松梓之質而自戕之自變之甘爲尋常之毛羽草木而

不辭不亦惜哉雖然彼非不欲節孝義勇也所欲有甚於
此者雖欲爲而不肯爲矣非不惡不節不孝不義不勇也
所惡有甚於此者雖惡爲而不遑恤矣使其欲節孝義勇
之心更無物焉以奪之其惡不節不孝不義不勇之心更
無物以屈之將人人爲節孝義勇而恥爲不節不孝不義
不勇此牛涇村司諭節孝義勇錄之所由集也涇村教諭
城圍與悝夫李侯合志同道凡所以維風化厚人倫者知
必爲爲必力採邑人節孝義勇若干名　旌之爲建總坊
籌經費爲祠祭牲醴之需侯復恐邑之人視爲故常而漠

不經心也屬涇村爲之彙編各臚列姓名繫以小傳又綴以古事又綴以儒先緒論辭旨明切婦孺可曉俾人之欲節孝義勇者見之而奮然興其不節不孝不義不勇者見之而惡然慚然怵然戒其所以敎諭之者周矣抑吾聞之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使涇村但以言敎言雖韙能必聽言者之不訟乎涇村幼失怙恃賴乳母夫婦撫養成立自傳其不逮事父母也遂母其乳母而父其乳母之夫遊泮後輟耕奉養孝子之養其父母者不是過也乳母夫婦歿盡哀盡禮卜地以葬孝子之葬其父母者不是過也此余

之所目覩也里有晏貞女者幼許字里人某某客巳里坤久不歸女家貧戚族將奪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貞涇村知女之無以自贍也恐終不免於奪爰置田若干畝爲女衣食資乃詳述顛末書數十紙託里人之賈巳里坤者徧貼通衢間某見之感泣而歸與女合巹夫婦皆四十歲矣余作詩以紀其事旣舉於鄉硯田所入漸豐有義舉必倡爲之處脂不潤履險如夷百折不回毅然獨行其志數爲人排難解紛任艱鉅耐煩勞而卻其酬其於節孝義勇也匪惟心慕之盡力行之矣宜其言之親切有味也不然夫

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人將援爲口實而與之訟是自處於尋常之毛羽草木而望人以麟鳳松梓也其疇能信之哉其疇能從之哉

太綏生詩稾序

吾友楊文蹕孝廉爲宰於浙有年其治行卓然自浙來者頻能言之數與余通尺書有黃花堅晚節之句心灑然異之辛亥秋以太綏生詩稾問序於余余與君訂交久初不知君有是號也其詩則淸淸冷冷唱于喁天籟人籟合而成響無意求工而衆美隨之度其心若謂吾之於詩可

作可不作也眼處心生偶然得句亦不必成篇也成篇矣不必示人也示人矣不必存稾也存稾矣不必成集也今既彙爲集矣贈序者題辭者咸勸以付梓矣而君猶未之果也展轉而質諸四千里外之病夫直謂是鈔也可梓可不梓也此太綏生之所以號也由是而憶其爲人端而虛勉而一與人交歡之以和雖對臧獲終不見疾言遽色於詩中遇之矣由是而想其爲政不急功不近名不爲張皇補苴之計而政無不平獄無不淸者於詩中信之矣由是而料其將來其用心不勞其神明純固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潞公之圖畫耆英放翁之杯觴游戲皆可於詩中卜之矣君惟自處以綴造物者之於君也若事事故爲綴之與其性情學術相輔而行君少爲名諸生秋試屢躓比登賢書年逾四十就開官屈資壽及得縣令也年已六十矣尋丁太夫人憂徐徐赴浙及攝慶元補滄安以病退病已復官滄安年七十矣然君之治滄也士民戴之如父母其去也望其來如望慈父母大吏知君之老益壯窮益堅治滄安而有餘也且知滄之人以得君爲樂而豫憂其去也專任君以撫綏之自茲以往滄之人如埴之在埏金之在鎔

慈陶冶之所爲矣時長子述緝爲名諸生次子述綸以廣
東縣令獲海盜例得遷擢世有早年科第晚歲迍邅亦有
仕宦烜赫一蹶不起子孫窮極抑鬱以終者吾惡知速者
之果速耶吾惡知緩者之果緩耶吾惡知緩者之不什伯
千萬於速者耶太緩生之目君蓋自述其生平得力自非
謙也或曰從容坐鎮可以安常不可以應變淡泊寡營可
以守拙不可以撥繁達人之乘勢也捷其應機也敏持之
以緩庸有濟乎斯言也蓋從見惰者之廢事而不見勤者
之用心也善夫漸山公之漸說曰天下之理剛不能漸柔

漸之業莫如水晝而夜夜而晝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其域不止也疾行莫如日而不一刻盡必刻刻而積之積刻為時積時為日積日為月積月而四時成歲以延乎百千萬億年此太綫生之用心也綫也者精勤之積久而不渝者也豈以飄風驟雨為造物者之無盡藏哉或曰此固然矣若論文則巧遲不如拙速也陳無己之閉門索句秦少游之對客揮毫果孰優孰絀與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孰有用孰無用與曰對客揮毫一時興到耳非一生不假思索也高文典冊宜用相如飛書馳檄宜用枚皐今其

文具在也相如諸作無一不膾炙人口枚作罕有誦者非以其慮不周藻不密與且古之稱良醫者莫如和緩惟和也故能和人之不和惟緩也故能救天下之急緩則和急則不和和亦猶之緩也君有句云緩和而後幾良醫生平性情學術具於是矣集中詩其對客揮毫而成者度亦有之特不汲汲於是耳豈眞閉門索句敝精神於無補也哉

渭南王公父子同祀鄉賢序

德宗戶部時關內人任京職有聲者三皆姓王一爲今相國省崖先生時官翰林學士一爲小村方伯官兵部主事

一爲鶴汀給諫官工部主事時人有三王之稱給諫前光澤尹琴齋先生子也光澤公秉祖父教爲閩中循吏鶴汀秉光澤公之教官力郎曹擬而後言議而後動儉約以持躬沖和以接物勤劬以任事其在工部也與鄭年彭三君二陳君並以賢能爲僚長推重有六君子之稱旣而擢御史轉給事中凡奏議多蒙 嘉納巡山東漕稽查戸部銀庫舊太豐裕諸倉整紛剔弊風規凜然德患目疾乞假歸給諫亦以目疾歸居三年卒於里第時光澤公已崇祀鄉賢及福建名宦祠閱十餘年涓之入臚給諫事蹟請於

吏得　旨復入祀鄉賢給諫子通判承曾教諭承武以
前後崇祀錄求弁言於德德竊歎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
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家祠之祭私祭也鄉祠之祭公祭也
家祠木主父子昭穆列合堂同祠而享常也鄉祠非賢者
不與一邑一郡中戶不可萬計人不可億計上下數十百
年求一入斯祠者而不可得今光澤公父子同入鄉祠木
主昭穆列如家祠然於虖懿矣　國家之於士大夫旣榮
之以科目寵之以祿秩及其歿也復旌其卓卓者祀諸鄉
賢名宦祀雖分祠要之皆勸賢也人之賢不賢宦不足以

定之恆論定於鄉之人賢而不宦者多矣宦而仍隱其賢不得列諸名宦者亦有之矣要未有不賢於鄉而獨賢於宦者也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六行六藝優於德者拊本引綱其政必舉優於行者字民愛物其澤必流優於藝者糾紛撥繁其事必集三物兼則公輔之器卽僅得其偏亦不失爲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才能敏達之吏不然雖幸而宦宦而名亦僞而已矣世安有不賢於鄉而獨賢於宦者哉光澤公之祀名宦也閩之人實請之公爲善於鄉也閩之人未必知之且公官閩中僅

五年目所治僅一隅目使公多歷年所盡展其所學爲牧爲守爲封疆大吏治行當不止如此而公之賢不加增使公所如不合履任數月而罷施澤於民者未深民亦久而忘之名宦之祀必不果行而公之賢不爲損人特患不賢於鄉目果賢於鄉矣宦可也不宦可也宦而名可也宦而不名亦未始不可也給諫久居京職因病乞休弗獲與於名宦之祀光澤公雖祀名宦實未竟其設施此非人之所能爲也亦非二公之所得自主也士君子之處世爲其所得自主者而已矣

鄉黨文渲序

時藝之遵朱注功令也而鄉黨文不然鄉黨一篇大而朝廟宮庭細而飲食服物無一事不資考據而朱注闕如非朱子之疏也漢唐箋傳注疏多考證制度名物宋儒則專言義理發聖學之根本若制度名物則傳注具在學者可自考之又何嘗謂不必考據哉考據不確則題解不明雖名手無從下筆近日海內能文之士拈鄉黨題多宗佗說衡文者未嘗以功令繩之勢不得不然也然諸經注疏浩如煙海學者每難徧窺雖類書時時間出而徵引繁博語

復友吾讀書甚其繁且病其晦覽不終篇輒廢思卧成人且然矧初學小子哉朝邑雷巳山先生　國初名儒也嘗輯鄉黨文道一編以授童蒙其言明白曉暢看似清空而敷典悉有依據不作影響之談初學讀之即可了然於心是編成於康熙年間在江慎修鄉黨圖考之前而與慎修暗合者居其大半其根柢可知矣藏家百餘年人罕知者其裔孫兌之上舍不欲據爲己私付之剞劂嘉惠藝林其用意也公矣其居心也厚矣惟是典之資乎考據猶理之資乎語錄也但以語錄爲文雖說理極精適形其陳腐且

但以考据爲文雖數典極博適益其汗漫旨求理於心運典以才斯爲得之是刻出人人案頭不難各置一編但祇可於平日講習至臨文時便須自出神思則開門徑其讀是書其拈一題而其文各各不同乃爲能手若貪其便易依樣葫蘆勦說雷同千篇一律吾未見其可也刻將竣兒之請序於余爰述其顚末如此

封芝山時文序

癸巳春余有事富平途經涇之封邵村聞封氏亦園之勝下車入村訪其門而遊焉無伴侶惟一僕相隨遇佳處輒

心賞之門闘窗簇迴廊四注細草幽篁掩映成趣回頭謂僕曰此處佳宜賞雨花木叢中忽得亭榭雕欄四圍可凭可坐謂僕曰此處佳宜看花壘石爲山棧齴巉巗洞壑畢具雜植珍木蓊鬱成林磴道纏屬上有幽室謂僕曰此清涼山也宜於夏桂樹連蜷高出檐際間以黃梅小屋數楹窗明几淨謂僕曰此燠館也宜於冬園之東南隅直抵城垣構飛閣於其顛偃蹇上躋百里外山川盡於一覽謂僕曰此處宜賞雪月遊覽未竟忽憶此間距富平八十餘里恐不能達急趨出未及門有儒冠老人迎而入邀余至其

家將觴客意極繾綣即圖之主人也余以會稽故園齋之主人送諸村外揖而別歷年餘心常耿耿而曩所領略八成陳迹漸忘之矣暇日遊城南訪老友張比亭於薦福寺几上有時藝一卷披之見署起題文機趣橫生小品之佳者也問作者爲誰比亭曰君曾遊亦圃乎曰然比亭曰此圃主人封芝山文也君所見者芝山之子某也芝山名諸生老困棘闈遺文數十首某將梓之君能爲之序乎余唯唯攜以歸餘文不盡一律而稠適上遂各有佳境無沈晦僻澀之態宜其甚黃騰達而竟以青衿終良爲可惜旣而

笑曰此不必爲芝山情也夫窮閻陋巷之士狎喔終年貽首不遇槁項黃馘抑鬱無聊齎志以歿是可哀已芝山生素封家雖好詩書又能自出新意繕治園林與四方疏朋俊侶遊讌其中名雖未遂而得於天者固已豐矣較之掇高科登膴仕而滿心戚憔日夜不休孰苦孰樂必有能辨之者且文章樂事也園林樂境也文人有園林之樂樂事樂境二者兼得而樂乃無量天下之能爲文者未必能爲園也而能爲園者又往往不能爲文寒士不少風雅就窗前數弓地略蒔花卉聊用自娛或語以園林之勝則力有

不贍至貴人商賈之家力有餘矣而胸少邱壑泛然無所措手師心自用貽笑大方以余所見有若第宅者矣有若祠廟者矣有若市廛者矣有若倉廒若府庫者矣雖闢地數頃縻金巨萬居者自豪遊者乃不堪回首曾不若寒士數弓之地荒涼寂寞雖點綴無多猶不失爲雅人深致老山能爲文又能爲圖且能使圖如其文文如其圖余自中年以後凡所遊歷過時輒忘今披是編追憶曩昔遊歷之境乃一一繪諸目前卷中之文其靜而深者圖之賞雨處也其麗以則者圖之看花處也或一往清疏或竟體融朗

園之宜夏宜冬處也萬象在旁軒豁呈露園之賞雪月處也佗人遊其園未必知其文今余得並覽之快矣然余於此竊自悲也先大夫通籍遲時藝甚富仕宦後稍稍散失余十一二歲猶及見百餘篇罔知珍惜置之高閣及稍遍文藝已爲佗人竊去偏覓不得後又集里中文士具酒肴求代爲訪尋迄今杳然殆終不可得矣芝山之子克誦清芬壽諸梨棗而余也冥頑罔覺坐使先人苦心化爲烏有嗚呼是重余手澤之感而余疏忽之罪乃眞不可逭也夫

貞固齋應試文序

國家開科取士經今百九十餘載博選豐賢超軼往古順治乙酉丙戌肇行鄉會試大典其聯步以上策對天廷褎然舉首爲　昭代第一科第一人則山左聊城少保星巖傅公公生於萬歷三十七年舉茂才後屢躓省門不利韞價州里者十七八年至是躬逢鼎運穎脫而出遂魁天下不及十年致身宰相釋褐後即閱舉貢卷分校　大清律明年分校禮闈輿論欣然其後迭操文柄能於文藝中卜其人將來經濟百不失一又奉　命纂修明史覆核賦役全書修通鑑全書定通鑑凡例纂內則衍義修

太祖　太宗聖訓時　天子勵精經史覽閱
書林修纂校刻炳燭戊夜一時鴻文典策多出公手遺稾
焚燬罕有存者惟書義易義四百篇及應試文一冊乃公
生前手訂傳諸家塾者也天生才人必有所用才人之用
於世亦必有其時公含章鬱抑久而弗伸一旦時至如駿
足之騁長坂鴻毛之遇順風雖欲斂翼息迹而不可得翺
贊昌圖宣揚醲化　恩禮優縟以榮名終當時言語侍從
之臣罕有其比然則公之半生不遇者非造物之尼公乃
所以珍護之玉成之俾老其才邃其學練達其識以爲

興朝之用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今觀應試諸體其書義易義運思極深無一語蹈常襲故而筆力足以宣幽之蘊猶是天崇人魄力而兼具　國初諸家之氣象者論則上下古今縱橫變化凡所欲言者無不言之策則經經緯史瀾以英辭任舉一篇皆可作名臣奏議讀非復故紙堆中所有如對創守云夫子論政曰近悅遠來悅之來之即開創之奇功更無使之不悅不來即守成之善道對漕河云一勞永逸大費不費名言創論懸諸日月而不刊此豈佔畢小儒所能學步　廷試策云勝國之陋習　興朝

之師資凡所陳奏皆承平時所不敢言者其格式闊略亦與今迥別想見我　朝開國恢綱弛網與世無疑甄陶天下不坏不瓶一時人文蔚起如朝日始出萬象爲之一新脫令今日舉業家見之固無怪其驚而惑矣今所稱簡練揣摩者大抵以巧勝力以僞衒眞束書高閣專務捷獲不知稽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積水不厚則負舟無力干鏌不藏則鋩刃易鈍況科名輕重視乎其人其得之也易其用之也立蹐方赧赧然隕越之是懼榮何有焉公之生平作秀才時居多嘗薄遊京師見壁間有貧

銷少年心之句遂磨鍊志氣肆力於學顏書齋曰貞固終其身不易佗名又生當明季蒿目時艱於朝章國計究治民生一一悉其利弊嘗手刪諸經濟書豫儲佗日之用其後入詞垣升撥麻斟國典沃
宸衷其根柢悉培於此固不屑與輇才淺學爭寸長銖重也使公早歲登科則所學未竟發而爲文其能如斯之深閎而肆稠適上遂也哉公五世孫秋坪觀察出公遺稾見示爰作弁言用志景仰兼欲使吾關中士子讀公文綜公生平知早達不爲福晚遇不爲病貧賤困窮乃不幸中之大幸各屛絕俗緣殫精

學問慎無將作秀才時光陰付之虛擲也

張頤園時文序

世之工時文者多矣其眞僞奚以辨辨於應試非具眼不能也辨於通籍後凡作僞者可立談而破也士人一入官途恆束書高閣口不談文斯人也固曩昔之登巍科膺華選自謂能文者也何淡漠若是及觀其應試之文大抵倚塗飾倚聲調枝葉似而根柢非外貌多而內心少彼所涉者藩籬耳所學者土梗耳其入之也淺故其出之也速其得之也易故其棄之也不惜凡飲食久而生厭者必不知

其味者也凡遊佳山水而不復追思者必未得其情者也
知其味則朝夕饜飫之矣得其情則不憚數數遊矣文人
之文文人之心也作文此心作吏亦此心心顧可轉移乎
哉頤園鄜府以中州名孝廉宰甘肅平羅其爲治以勤能
稱余旨其名而未之見也郵寄所作時文百餘首就質於
余其說理之文貫串先儒之說得其要領自出新意不蹈
故常剖毫析芒洞胸達臆議論則上下古今獨抒所見取
材經史得諸枕葄非時下剽竊者之所爲余洒然異之留
案頭九閱月矣今年秋及門俞子思晉自平羅赴試省門

謂余於宏道曰我侯精力健每日黎明起至夜分乃寢終日應事無倦容有餘閒輒取書院課藝點竄而評隲之時或自作一篇以示吾儕又述其善政甚悉大約以除莠安良爲急務語未終余躍然曰我知頤園矣夫析言破律淫聲異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者民之莠也尚塗飾倚聲調枝葉似而根柢非外貌多而內心少者文之莠也民之莠頤園芟刈文之莠頤園培植之文入作吏者多矣安有自務其文而能惡民之莠哉余之讀頤園文也在通籍後頤園所以爲是文者不在通籍後且不專在應試時應試

時之文有所爲而爲者也通籍後之文無所爲而爲者也天下事無所爲而爲者爲最眞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僞而已矣今就頤園文錄其尤者入時藝核續編及開雕二編其佗可誦者多不能備錄因作弁言託俞子歸諸頤園佗日專橐告成另付剞劂眞耶僞耶願與海內能文者其辨之

朙文朙序

朙文朙者何朙朙文也朙文不朙乎文莫朙於朙文雖有不朙不以揜其朙也雖然人但慕朙文之朙於其不朙者

亦彊謂之明人心之明爲明文揜矣且讀明文者師其明則難師其不明則易不明不待師也矧以明文之不明者爲之師不明者日益多明者日益少奚取於讀明文哉茲特取而明之聊以便門下士之讀明文者

仁在堂時藝課序

今之舉子業曰時文曰制藝兼總而稱之則曰時藝古者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六經亦稱六藝書藝祖傳曰藝文也韻會曰藝才能也藝非才不能非學不得而才人學人往往困躓名場皓首不遇者非藝之不若人也恃其才學

之過人而不循繩尺不趨風氣才學愈高柄鑿益甚傲於藝書於時反不如輇才淺學之士猶得用其所短俯而擬之然則所謂時者豈可以不識哉古今之文隨時而變時藝之變尤甚昔之文不可用於今今之文不可用於後匪世運使然乃人事爲之也不見人之衣會乎衣舊則垢且敝不得不易以新者新積而爲舊舊又變而爲新會多則厭且憎不得不易以佗物膏粱之與菽水也珍錯之與野蔬也一日之內一人之口而迭爲愛憎文章亦然正之與奇樸之與華如陰陽之相盡而相照如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相無害爲文者守其正而參以奇雖以華而歸於樸未嘗有所偏重也偏重則有流弊流弊深則不得不變偏重書卷者其弊也爲僻書爲奇字偏重才氣者其弊也爲誕怪爲囂惉垢矣觙矣閡者厭而憎之乃黜才氣而取平正屛書卷而尚清空學平正不得則失之庸學清空不得則失之陋　國家取士主司掄才將得其人而用之豈用是庸且陋者哉時藝雖小道實未易工惟讀書有志之士研精理法者始能遊其彀中士之畏難者多方勸懲之猶憖其。不應今刪示於衆曰羌無故實者錄引經據典者黜

不暇奚暇辨人果非耶吾果是耶吾自爲其所是任一國非之而不顧也奚必辨雖然學以爲己不辨可也教以爲人則又不得不辨余少年之文頗不爲鄉先生所可嘗至姻家見案頭一冊取視之余文也紅勒縱橫加評其上痛詆之余遜謝而已弗與辨也及肄業關中書院時年甫十九同學者皆長於余與談藝合者僅數人餘多齟齬余心知其非而未敢辨也逼籍後居京師諸生以文就質時余官戸部直樞垣有餘閒則馳騁於詞章於時藝不甚措意諸生中多有辭人無佚饒舌偶有評泊亦略分涇渭語焉

不詳嗣以目眚歸里主講本邑對峰書院諸生八九十人
横舍不能容余日坐講堂爲之解經談藝而諸生各有先
入之言撐拄腸腹間其言維何大抵以讀書爲迂途以讀
文爲捷徑以能㸃文者爲利器以業詩賦者爲旁門曰某
某不通詩賦試輒列高等不以考古錄也某某讀詩經未
熟讀讀書矣某公案上筆研外不置一册得某君硃卷三
篇黏之座右朝夕對之其鄉會六藝不出此三篇卒成進
士矣余力排此說而聽者格格不入其能領受者寥寥數
人而已居無何應乾陽書院之聘初至時諸生踴躍一如

對峰不一月而謗言沸騰去者大半時刺史鮑鐵帆同年令其子姪康庠康庾受業於余皆氣質淸淑篤信好學郡人未去者及附近來學者亦不乏可造之士居年餘謗言漸息又四年移研吾邑之千戶邨又移會垣之文獻巷計余友教四方自甲申至甲午凡十一年先後委贄者不下三百人有一年而去者有數月而去者有數日而去者有朝來而暮去者有去而復來來而又去者諸生雖來去無常而吾堅持吾說始終不變以讀書爲本以研理爲宗以法律爲門上溯古文以增其筆力旁及詩賦以發其才思

諸生若聞之若不聞之若信之若不信之稍有所得自謂已多雖采芹食餼者百數十人而卒業者良鮮旋得旋失而已其有殫精嗜學力矯陋習久而弗衰者不過二三十人此二三十人者率皆掇巍科膺華選其不幸爲遺珠者僅三四人此三四人者學有心得語羞雷同時藝外兼通詩賦及古文駢體其所作藝林傳鈔不脛而走卓然爲名下士至是邇近學者乃稍稍知吾說之非誕余適疾求除方謀退休而諸生從者日多勢不可中止歲乙未移講關中余竊曰肆業處也兩省士子來者如雲高明沈潛可造

者益眾時屆大比槐花漸黃諸生方簡練揣摩未可變易文取掌皇題多正大俾各盡所長以決一戰謀之而已未暇深辨也秋榜發院中高才生半賦鹿鳴而公其間者尚多才儁晏序蕭條嗟嘗四起有中夜輟寢窮冬不歸者余顧之而喜曰此可以伸吾辨矣竊思學人之病莫甚於喜剽竊而憚實學實學不廢眞才自多衡文者務拔眞才則人人勉為實學而眞才愈多欲拔眞才須斥剽竊何以辨之辨之以題而已　國家以文取士以題衡文按之題而不眞者其人卒非眞才凡剽竊伎倆施之熟題易施之生

題難施之寬平題則易施之處小題則難但律以題法勿徒賞其文則眞僞皆不難立辨如作截上截下題而仰逼俯侵者必襲數句題文者也作割截題而上下不相照應者必襲單句題文者也作兩扇三扇四扇題而忽是忽不是者必襲單扇題文者也作典制題而隸事大同小異對仗如出一手者非鈔錄舊文即摭拾類書者也竊人之財則謂之盜竊人之文乃謂之儒因人成事人猶賤之因人成文人反貴之其亦不思而已矣且文章小道也時藝文章之最卑者也工此道者內無益於己外無濟於人而

國家取士師儒訓士不能變而更之豈崇尚時藝哉正所以杜剽竊也試之以策論則懷挾者濫登試之以表判則徆構者易售惟時藝限之以題繩之以法一部四子書離之合之參伍而錯綜之其爲題也不知幾萬億雖有懷挾弗能該也雖有徆構未必遇也非學焉而有心得者不能游其彀中也取士以此可以儲官材訓士以此可以端士習士當未遇時無民社之責無簿書符牒之勞不商不賈匪農匪工其日夜所業者不過案頭數事耳於此而鹵莽滅裂何事不鹵莽滅裂乎於此而因陋就簡何事不因陋

就簡乎於此而務苟得何事不務苟得乎於此而貪逸獲何事不貪逸獲乎今日之士卽異日之官卽不盡爲官亦鄉閭之所矜式子弟之所則效也不務實學而惟剽竊之是務是亦大可憂也已竊不自量妄思轉移每課士就所見陋習一一論之名之曰時藝辨皆本之先正準之墨裁不敢稍從俗說亦不敢過爲高論雖於題類文式未能悉備而較諸前編所論固已詳矣院中諸生及遠近學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其是焉者或且疑其迂且病其刻何以知其然也余之說示人以難人情之所惡也雖明知其是

猶將避之況非之者乎彼之說示人以易人情之所貪也雖明知其非猶將就之況是之者乎剽竊之習牢不可破而一題有一題之文他題之文難移於此雖欲剽竊而勢有不可凡可得而剽竊者非膚廓即寬泛者也膚廓則易鈔寬泛則易套昨所讀者今日即鈔矣今所講者明日即套矣其見功也速其用力也寡余之教人必層累曲折而後成非殫思畢慮經年累月不能有所得其見功也緩其用力也多且一人之言不能勝衆口而余必如是云云者豈彊人以所難哉勢不得不爾也凡事不可好勝獨文章

不然我不勝人人將勝我有勝古人之心而後可以師古人有勝今人之心而後可以敵今人窮鄉僻壤陋習相沿行數百里無一作者不相勝也名都大邑世家舊族人才輩出作者相望交相勝也就吾關中而論學爲文者奚止數萬人其中所稱健於文者必其不畏難者也家家所得而蓄者必非珍寶人人可得而能者必非技藝小試不下數百人大試不下數千人或數十人中取其一或百餘人中取其一將取其陳陳相因者乎抑取其矯矯不羣者乎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彊夫人而知

之矣作文必先讀書善讀書者其見理也明其用法也密積理生氣積氣生辭由法生巧由巧生新是殭大而善用其衆也否則小而已矣寡而已矣弱而已矣人之所勝也安能勝人吾說雖難用之則勝彼說雖易用之則爲人所勝用吾說雖中材以下可學而能用彼說雖聰明過人亦將汩沒用吾說則因枝振葉沿波討源淸奇濃淡無所專爲雖千轉萬變而不竭用彼說則挹彼注茲涸可立待折枝插瓶不數日而萎雖有一知半解不足於用儻風氣一變卽窮極以終用吾說則學識筆力與年俱進雖不早達

猶可晚遇用彼說則中年以後愈形枯槁回首少壯自謂不如不惟見黜於哲匠即遇俗目亦難見收用吾說雖屢躓場屋終竟遇人用彼說雖偶得科名終非佳士用吾說則學有根柢不專於時藝而時藝自工其他詩古文辭雖不擅場亦可問津一旦通籍凡奏議書記及一切公牘文字皆能曲所欲言用彼說則時藝外茫無所知雖寄友裁書尺衙判牒亦不能自曲其說然則所謂難者非終難也所謂易者乃無往而不難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孰有益孰無益惟學者擇之而用之人之材質中人爲多果不自暴

蒙無不可變化者即窮鄉僻壤無名師之啟迪無朋友之切磋但研究是編即可覺悟覺悟既深趨向自定聰明不至誤用功力可以漸加雖俗說呓語亦不能爚亂其心引入陋習則吾時藝辨一編未必終無小補云爾

仁在堂時藝話序

書院之有講堂也爲諸生聽講而設也講者難聽講尤難講性命者人苦其幽深講經術者人議其迂闊講名物象數者人且憚其瑣屑繁重而不欲聽所以然者諸生之來率欲獵取科名志在捷獲潛心實學者十無二三教者乃

以不入耳之言彊聒不舍舌敝脣焦祇自苦耳主講者蚤知此習恆終年不講即講矣不數日聽者寥寥皆有惰容或私語旁睞神氣不屬講者悔其勞而無益也遂因而輟講此非講者怠聽講者怠也然則將遂不講乎不講惡用堂向以謂之主講余顧名思義不敢不講也而自知不能講也常話而已矣話與講別精粗乎別淺深乎非也精深之理不就淺近處言之則精者深者終不可得文人之言不以俗言傳之雖文人能解恐學者終不得其解士人下筆爲文患其不文及其爲子弟講也則又患其不俗豈俗

於筆而不俗於口哉心有所不明也俗斯贏矣文斯僞矣俗則難誑文則多蒙彼所貴爲口實者非高頭講章即前人傳注甚或摭拾時文語句聊以自藏幼童聽而茫然即成人聽之亦格格不入雖終日講猶未講也直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耳余有鑒於此恆以俗易文凡經書古文詩賦一以方言里語曲曲傳之時蓺其一端也故不曰講而曰話孺子在襁抱中即學出話凡村氓市儈未嘗學問者無不能話與人話則人人可曉與人講雖學問中人或不盡曉故吾嘗曰作文如話講書如譯聖經賢傳之旨才人學

人之文其不可驟喻諸人也猶中土與外國言語不通者欲不同象胥氏傳王之言而諭說焉雖雕題鑿齒係國鶇邦無不立喻鳩摩羅什譯佛經入中國自是震旦之人得通內典余之與諸生話也亦姑爲象胥爲鳩摩羅什云爾敢謂講哉客有嘲余者曰書院之設將以育才子與人日話時藝節令人人工此不過掇科名竊榮利耳如士習何且子不聞古人之話乎宋葉夢得有避暑錄話元王惲有玉堂嘉話　本朝王阮亭有分甘餘話詩話之作自唐迄今不可枚舉彭文勤公有宋四六話李贊庵有賦話詞話

固話皆雅話也子之話無乃陋乎余曰然然吾明知其陋而爲之者誠有所不得已也今之摛辭來者果皆嚮風雅乎抑爲時藝乎問漿而飲以酒乞羊而與以牛與者不嫌太費而受者反有所不愜余之話時藝爲諸生也非逢人而話之也爲高人話則鄙爲博雅人話則俗爲公卿話則褻爲不知此道者話則謬余何敢哉且余之與諸生亦非專話時藝也若經書若古文若詩若賦亦嘗一一話之特不敢求深不敢貪多自求深則反晦貪多則曠廢者必多使人人有情容有私語有旁睞雖日事講貫於士習奚益

余今所以為此者正爲士習計也士多喜剽竊余則嚴禁之多思倖獲余則杜絕之剽竊倖獲之心何心也苟且之心也讀書苟且者其立身也鮮有不苟且者矣作文苟且者其處事也亦未有不苟且者矣苟且之心生則士習壞苟且之心去則士習端余之論文必求其是必核其實不敢沿訛襲謬務使人閉戶殫精以精其業凡以去其苟且而已今就所發時藝各錄吾話附其後俾聞吾話者爾目不忘且使未聞吾話者披覽是編卽不啻與吾其話吾話雖陋用意則實較之博講學之名無益人之實者不猶愈

乎雖然文章者有象者也得之於心而書之於紙紙上之文皆可得而話也其所以爲此文者不可得而話也學者卽其可話者以求其不可話者則凡古人之話與古人所未話皆可於此話中隱然遇之矣此則余以話爲講之意也夫

仁在堂時藝綜序

竊聞前輩云凡業時藝者必從虛小題入手余深信此語用以課徒不敢躐等先以截上題欲其知來脈也次截下題欲其知去路也不知來脈不知去路則文理終於不通

雖苦心爲文至於白首其入究爲門外漢知來脈去路而能截清上下無仰逼俯侵之失其於文法也得半矣明於截下法復難之以冒下題明於截上法復難之以結上題冒下結上題較截下截上題似覺稍易而難實倍之能爲冒下結上題文其於文法也思過半矣諸法既明復授以割截題法凡割截題上截多截上下截多截下其上全下偏者上截多冒下上偏下全者下截多結上其偏者或半面或單扇或兩扇或多至數扇割截題之長者中間或數句或一節或一章或數節數章總而言之皆應截作不得

截上截下冒下結上之法必不能爲割截題文不能爲割截題文則一切單句單扇兩扇數扇通節通章數節數章題亦必不能如法割截題者永宇之八法也今之學者憚其難爲多不求甚解教者憚其難爲亦往往不求甚解余曩刻仁在堂時藝凡三編辨論以次加詳今又裒成是編誠不敢憚其難也割截之法明然後授以滾作法凡能爲割截題文者一遇滾作題不煩繩削而自合若遇寬平正大之題必能自出機杼與衆不同無他由難而易其勢順也是編所載截作最多滾作次之滾截二法乃諸法之總

匯而滾浛必出自截浛乃能融洽分明學者靜參而有得焉則一切文浛備於斯矣爰題之曰時藝綜

仁在堂時藝引序

識路者無須引也路所未經弗引則迷弗善引之亦終於迷引之泥淖則陷泥淖矣引之荊棘則入荊棘矣卽不然或歧指爲捷路也而趨之愈趨愈遠而所適終不可至將安用此引者爲文人之文非依稀髣髴而作也有路焉始得一熲恍惚杳冥聽不以耳視不以目冥搜者久之目若有見耳若有聞崇隆隱現六通四闢遇山開徑臨流架梁

靡幽不探靡高不陟縱步所如獨往獨來靈境照曜樂哉斯遊是曰思路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句中鉤吾意所向全神赴之神之所爲吾莫能助之懸乎禦之緩步疾趨方趨忽止時而迅厲也若騏驥之騁長坂鷹隼之下層霄時而優嫚綽約也若游絲之娟晴空微風之皺細浪聽之有聲望之有氣齅之有香讀之有味而索之無迹是曰筆路路雖有二實出於一初學爲文或窮極而不能思或艱澀而不知用筆或兼茲二病爲父兄師長者當亟亟引之不然則終於窒而已矣思欲其靈筆欲其活無理則不靈不

靈則無思無氣則不活不活則無筆人與物並生而人獨靈者人所秉之理非物之所秉也土偶人耶木偶人耶圖畫中人耶其形貌依然人也而不能活者無氣也有理而不靈有氣而不活人其貌物其心亦奚異土木畫圖哉余始訓課子弟擇明人小題文之精者與之講肄率茲然不解或解之而不能學或學之而不得其意反益瑕疵焉既而恍然曰誤矣明文篇幅雖小實難學步且佳者多在中後其前數行則簡率參差不可爲訓不如置之袞訪之村塾物色書肆閒閱二十年所見百數十種文不下四五千

篇可采者僅五十餘篇猶瑕瑜互見不盡可法厥後得柏蘊皋先生稾大喜如獲祕寶選完璧得九十餘篇循授諸生諸生苦其微妙仍不能學又進而上之索諸　國初名家其文益高學步益難因恍然曰妙者不小小者不妙凡尋務為小者皆不能為大者也能為大者又不屑為小者也吾安得能為大者而遷之為小哉且應試之文其要訣在前數行在翦裁猶易為力作小品文輒淺淡寡色每欲矯之思之數年不得其路戊戌春移講象峰書院於全篇文外益以半篇之課擇可改者改之無可改輒自作數行

務爲簡明而詳其評說變課辨話綜之式凡評說俱繫諸後各以次識其旁俾觀者無眩旨竊取前人法從而宣鬯之詹詹小言於文章能事未能舉其萬一聊以引初學而已引之何如俾知用心而已能用心則理明而氣亦達然後授之以明文及

國初名家其思路筆路可得而溯也況時墨乎獨是學人之情畏難者衆示以不難不待引而自入示以難雖引之而仍不入坊刻小品文其法陋其派惡文章中之泥淖也荊棘也而學者欣然就之墨裁之卑下者其詞調尤易剽竊不識路者鮮不指爲捷路也而趨

之今之燬燬妹妹者若彼矣其所引蓋已多矣猥以一人區區之力彊曳之出而引之於此路於虖余亦不自量也夫

仁在堂時藝階序

人之行路莫便於趨下莫不便於升高高不可升乎曰可能一蹴升乎曰不能欲一蹴而升終身不得升矣九層之臺百尺之樓千仞萬仞之山嶽至其巔者俯臨萬景自下望之邈如神仙彼非有翼而飛也非乘雲馭氣排虛空而行也其自下而上也蓋得其階焉且文章亦然前輩之英

篇當代名家之傑構高者爲樓臺最高者爲山嶽學焉而不得其階但擬其形似襲其聲貌沾沾焉自以爲得是猶立乎樓臺之下山嶽之麓徘徊瞻望髣見屬閒雖其表有不盡知者烏能窺其中之所有哉余曩刻仁在堂時藝曰課曰辨曰話曰綜皆塾裁也初學見之不盡能解爰師朙人小題文之意而變其貌段法股法無取乎瑣碎也要必出以簡淨領上法出落法無取乎急直也要必出以圓緊意無取乎艱深也要不敢失之浮淺詞無取乎塗飾也要不敢失之樸陋雖不務排比而對偶不敢不稱雖不尚聲

調而音節不敢不諧先以截上題欲學者審來脈也次截下題欲學者善留餘步也次各種截搭題欲學者參伍錯綜而知其變也最後乃寬平題凡寬平題文其法訣俱自難題出必難題能作而後寬者不寬平者不平是編也較前輩名家之文則易知較坊刻小品之陋者則稍覺難爲非眞難也自上而下其勢便自下而上其勢不便便則貪其易不便則憚其難不見夫人之升階乎必勇敢彊有力而兼有耐性者能漸進以至於巔其佗老者弱者怯者疾者欲升不升必扶持而後升或扶持而仍不升又有勇而

躁者其始升也甚猛不數武而喘矣又數武而憊矣又數武而精疲力竭廢然返矣學者爲文或瞢於理或儉於詞或滯於氣或疏於法此欲升而不升者也志高而心不虛才雄而力不定學富而情不真鹵莽滅裂作輟靡常此能升而終不升者也且非惟不升而已文章一道不自下而上必擇最下之地而託處焉前輩名家之文讀者未必解解者未必能惟不憚拾級之勞者可以仰而企之不然則愈趨愈下而已矣尚何望於升高也哉

仁在堂時藝核序

國家以文藝取士將以核眞僞也眞僞相雜核之乃出僞者喜則眞者憂必然之勢也士生　文治昌明之日但當勉爲眞者靜以待時無作僞以求倖獲則庶幾乎其可矣作僞若何曰倚傍曰剽竊剽竊者不廉倚傍者鮮恥爲人如是人必惡之爲文如是人反喜之若不知爲倚傍剽竊也者亦有知其倚傍何人剽竊何處不以爲可鄙而反以爲難能也者且從而贊之曰端凝曰充沛曰整飭曰光昌曰圓熟吾非謂其不然也所不取乎彼者爲非彼之所自有且傍人之門戶以爲寵榮竊人之財物以爲隆富一旦

失所傍鑿所竊而彼一無所有矣或曰彼固倚傍矣視不能倚傍者則勝彼固剽竊矣視不能剽竊者則勝且彼之爲此必幾經揣摩而後能若之何薄之然則世之爲盜賊者其穴室樞戶胠篋探囊之技亦幾經揣摩而後能不爲盜賊者不能也亦將謂能爲者之較勝於不能乎凡相士必先試之試以難題其文之眞僞一覽即得試以熟題必屢試而後可得今鄉試會試試必三場場必數藝合之凡十四藝豈不憚其繁重哉誠恐一試再試之不足憑也自有憚繁重者或略經藝而專取四書文矣或略次藝三藝

而專取首藝矣或又恐作僞者之難售也命以極熟之題俾多士得所倚傍恣其剽竊就其中而分棄取焉果可憑耶否耶揆諸開科取士之本意果有合耶否耶孔門四敎文先於行而同歸於忠信作文不盡心者其人必不忠無而僞有虛而僞盈自欺以欺人者其人必不信文不僞而行僞者有之矣斷未有文僞而行不僞者也然則何以核之核之以題而已大抵因題作文者眞含題覓文者僞得題心者眞摹題面者僞眞者心入題中而力餘於題外僞者心浮題外而力困於題中或貌合神離或語多意少或

外彊中乾或有理無法或有法無理或有筆無墨或有墨無筆或有色無香或有香無韻凡若此者皆偽也非剽竊而得即倚傍而成也余曩刻仁在堂課辨話綜四編論之詳矣續刻未竟移講象峰旋移宏道知課士之不可躐等也別為小品文分為二編曰引曰階剞劂既竣秋試又臨乃復敎以墨裁遙接仁在堂續刻合為一編名之曰時藝核匪惟核多士兼以自核惟期勉為真者不敢以作偽率人夫余非能進退人也今授徒縣邑所核者數十百人百此數十百人核之而真稱許之而已不能榮以科目也核

之而僞諄戒之而已又不能決其不科目也或核之而不信或信而不卽改僞者未必勉爲眞眞者或不免改爲僞余雖能核特一甄一旌之勞目其爲功也幾何若當代名卿受　天子命選士文場觀光者數千萬人惟所棄取天下風氣任其轉移儻榜上無一僞士則四方景附響臻不崇朝而祈嚮定且所取之士異日復操衡尺稱量天下之才一脈相承取舍無眩不惟眞者奮興卽向之作僞者亦將自悔從勞翻然勉爲眞者士習變人才多咸以効國家之用其爲功於天下也豈有極哉

時藝開序

時藝之有破承也可省乎曰不可人之身莫尊於首服莫重於冠見冠而知其人矣人而不冠可乎宮府第宅祠廟寺觀下逮闤闠賣價之所門各有額途人翹首望之不必入門升堂已想見其中之所有門而無額奚以辨乎時藝之有破承其不可省也亦猶是已然貴人一冠之費數倍於衣周冕尚文今猶古也題門必選名書召巧匠度良材施以雕鏤文以金漆未有病其奢者獨時藝之破承則不然科歲考之所登鄉會試之所錄諸家選刻之所收一篇

之中圈若連環點若貫珠破承則一句一點鮮有圈者凡點而不圈者皆文中不佳處也今其文既入彀矣獨於篇首數句概示以不愜心也者是繡其衣而桑其冠也是輪奐其室而墨其門額也稱乎不稱乎旣而思之此非持衡者之疏也亦非選文者之刻也乃作文者之過也抑非盡作文者之過也乃由徑路未開窾訣未備而作者無所適從也五十年前之試帖起聯平平淡淡可圈者少旲祭酒外集出海內翕然從風起聯之可圈者遂多正嘉以上之時藝起講多不經意不過爲八股作緣起耳至天崇諸名

家各出手眼爭奇制勝起講之可圈者漸多　國朝文八蔚起作者如林闈中校藝尤加意於前半幅有三句摘題八行中式之語起講之可圈者益多皆風氣爲之也破承何獨不然哉余之論時藝也以破承爲一篇之主以四等區其高下不究題理不審題情不顧題汯但知空套曰俗破承泥守題面情理朦朧粗具規模不着痛癢曰假破承挽力不靈筆頭不銳情理雖是辭氣未適或失之澀或失之支或失之粗直或失之矯揉曰疵破承情理逼眞分際恰好樸而不陋輕而不佻因題所有隨手變化動刀甚微

談然立解納須彌於芥子含百意於片言減一字則欷增一字則贅改一字則杌楻而不安題之本來面目俾觀者開卷而識之此之謂眞破承學人之作俗者十九假者十三荒者十一眞者十不得一前輩名家及近日能手所爲俗者絕少假者恆有眞而荒者十七八眞而不荒者十二三甚矣其難也人但知起講講下之難而不知破承之難難於起講講下何也起講雖渾文之則渾者闕矣講下雖虛文之則虛者實矣獨破承尙質惡文不受雕繢文可爲也質則難爲起講講下其爲地也寬神行而官不必止破

承之爲地也狹言簡而意不能該則難之又難者也不知其難而率爲之俗矣卽不俗亦假矣知其難而勉爲之假矣卽不假亦荒矣眞而不荒者諸本中時時間出學者未始不見而俗且假者紛出而眩惑之終迷亂而不知所爲是以塾講講下工者甚多而工破承者絕少余授徒三十餘年所閱者不知幾萬藝遇有眞破承則改潤之眞而荒者亦改潤之其假且俗者改潤無所施也積久漸多彙爲一編題曰時藝開開有三義一曰開本題二曰開全文三曰開人心目題不開文懸乎開題文不開觀者之心目懸

乎開會得一開字其於破承也思過半矣開則衆竅通不開則衆竅塞會得一開字其於起講講下及提股以下之文思過半矣如開雲見日如開門見山如莊子說劍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如曹不興畫人物一下筆即開生面彼假且俗者正與一開字相反名爲破實未破也名爲承實非承也則不如其省之矣雖然假且俗者誠無取矣眞而荒者其心則是其文則非惟眞而不荒之破承在文家最爲難能其冠貴者人必不賤其門額之所書必其門內之所有但觀篇首數句而其人之才學識一一在吾目中矣若

仍以一句一點之例概施之人孰肯為其實者哉是所望於主持文教者

時藝竅序

宇宙空虛之處皆竅也凡物空虛之處無非竅也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者天門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能出雲為風雨無竅則元氣不流矣草木之莖葉華實皆出於竅無竅則生意不達矣轂有貫軸車之竅也無竅則車不行六律六同皆空其中而有孔樂之竅也無竅則樂不出戶牖者室之竅也室無牖則白晝如黑夜宜臥而不宜坐無戶則

外內不得往來宜死而不宜生文章何獨不然哉文章之有時藝難之以題束之以法限之以程式其爲竅也尤多非達於理明於權者將不見其竅之所在見其竅矣非積理深蓄力厚者亦不能宣幽其言獨來獨往題之竅有萬文之竅有萬不拘於迹象時相遇於空虛之處者其爲竅也則一一者何惟吾方寸之物而已矣題有虛有實作文則無論題之虛實其前半幅皆空虛處也不得其竅雖賁育之勇無所施般倕之巧無所用二三能文之士恆遷延邪睨於其間而莫知所措余課士特於全篇外別增小課

每拈一題熟者爲限各作數行擇其有竅者改潤之積久漸多彙爲一編題之曰時藝竅俾及門諸子因文以得竅因竅以生文竅無窮文之自竅出者亦無窮矣客有見而詫者曰子其爲儵忽哉儵與忽憫渾沌之無竅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子獨奈何鑿之曰子以人爲渾沌耶生而渾沌者信不能爲儵忽矣生而儵忽者獨奈何甘爲渾沌哉卵生者八竅胎生者九竅竅莫靈於人人之竅尤莫靈於方寸之物思慮所及無微不通文其一也時藝又文之一也人非生而渾沌者塞其竅即渾沌矣天塞之與人

塞之也人塞之與自塞之也視聽之竅塞則聰明轉爲聾盲食息之竅塞則安樂轉爲危苦思慮之竅塞則懈怠轉爲渾沌凡竅有內塞有外塞有內外交通有內外交塞視聽食息之竅內無疾者通有疾者塞外無傷者通有傷者塞內疾外傷則內外交塞思慮之竅有志者必通無志者必塞受正言者必通受俗言者必塞無志而樂受俗言則內外交塞名都大邑舊家世族士生其間者多文通者多也窮鄉僻壤戶業農賈恥貧而不恥賤尚封殖而輕詩書六經外之書不能舉其篇目八股外之文不能別其體裁

秦漢以下之人物不能識其姓字字不辨偏旁音不辨平上去入士生其間者不文塞者多也間何以塞以多讀經籍爲迂途專讀時文爲捷徑以作文爲難以套文爲便凡爲此言者皆塞人之數者也士之有志者少無志者多聞正言而畏聞俗言而悅其不內外交塞也幾希一人塞十人通則通者勝一人通十人塞則塞者勝況塞者不止十通者不得一今欲以一編通之難矣余固明知其難而仍不惜殫聒者誠見夫窮鄉僻壤其間不乏有志之士聞俗言而疑求正言而不得者得是編以爲之通不差愈於塞

之也哉客曰子言信然然人有九竅在首者七子之文特首之七竅盲無乃缺乎曰文之妙者無一處無竅豈惟九哉八萬四千毛孔皆竅也然子不見媒者乎譽人子女譽其貌而已矣非指一身而徧譽之也子不見相者乎善相人者相其面而已矣非出其百骸九臟而一一相之也貌妍則一身無不妍面貴則知其百骸九臟無一不貴且其人賢愚不肖疾病壽夭胥於七竅間得之矣雖然竅者有形者也所以形形者非形也但索之於有形而不遇諸空虛之處以無竅爲有竅直土木偶人而已矣此又不可不

察也夫

蒲編堂訓蒙草序

余官京師猶子慎輿長男慎莊從時輿文將有規模莊年十二三始操觚作單句題文其前路多直後路多窘余知其心花未開也思有以啟發之每拈一題輒授意於輿令擬作一篇余因而修飾之前半必層層翻跌不得於兩比後邊爾出題中後必層層生發不得僅以二中比二後比了之項下必呼本題不得僅領上文出落必分析題字不得囫圇吞棗閱兩月得文十餘篇授莊讀之文自此漸進

矣歸里後遠近士人展轉借鈔烏焉之訛不知其數吾友乙垣孝廉見而惜之爲細加讐校將付剞劂屬余作弁言未果適有客問曰子之訓蒙草一篇多至十八比前輩有此格乎余曰無之客曰子何故創之曰訓蒙也客笑曰訓蒙之文宜短小而子文甚長宜淸空而子文多典以此訓蒙可乎曰子以三百字爲短則吾文贅矣子以不用書爲空則吾文靡矣短莫短於闈文初學讀而得者能有幾人空莫空於坊刻之小品率俗淺鄙陋不可爲文令童子學之病入膏肓矣是編文多逾額而股法鱗次句法簡淨合

而計之則長分而觀之則短所用典故不出經書其眉目分明轉折瀏亮且批郤導窾游刃於虛不惟前半篇不敢占實即中後詮發亦處處淩空不肯將此筆橫臥紙上惹入平實一路其貌雖典其氣則空豈以三百字爲短以不用書爲空哉客曰以此文用之塲屋可乎曰不可塲屋之文不得過七百字每篇多止八比太多則嫌瑣碎余特以此訓蒙耳豈欲其終於此哉客曰學者之業時藝爲塲屋計也今以塲屋不可用之文令學者步趨之使一成不變竟以此文用之塲屋無乃害乎曰子特患無此學者耳若

有之將欣喜之不暇尚何憂乎初學能爲此文者其心思必銳其才華必富其氣力必充其解悟必易其變化必速任吾指授無適不可教以此文則爲此文使之變此文則又不爲此文或幷數層爲一層或鎔八比爲二比每文一篇六比四比可也兩大比三大比亦可也卽不用排比純以散行無不可也安有能爲此文而終於此文者吾閱八多矣未嘗見此學者也子猶惴惴焉恐其一成不變哉大凡學者之病多窮於詞意窘於篇幅但患不足不患有餘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有餘補不足非教以鴻文無範也客

曰子之文無一字無來歷初學儉腹之士未必盡曉爲之奈何曰此編也吾初以課子姪後用之課徒凡稍能讀書略知用心者皆能變化惟惰者不變言文所徵引皆初學必讀之書未敢雜以僻典童子自入塾後讀書七八年始開筆爲文此七八年內但日誦一二百字凡時藝所應用者不難盡讀一見此文卽可了了至此而猶有未曉也則父兄師長之過也急取此等文授之使之知前日之誤翻然有志於讀書見兔顧犬猶不爲遲若更以俗淺鄙陋之文使之摹仿摹仿旣成沾沾自喜且謂經書無用可以不讀

坐使此心如枯木朽株雖竭力灌溉不復萌芽可不哀與且予不見乞人乎遊村墟歷閭闠號呼半日始得一文錢或半器粥苟延殘喘不足果腹故終歲行乞不免凍餒槁面黃馘卒塡溝壑設有富者見而憫之量其能授以事代籌衣食之資而勤督課之苟非游蕩即溫飽終身矣余之以是編訓蒙也惟欲代籌衣食之資使之溫飽終身誠不忍以一文錢半器粥博濟人之虛名也言未竟客蹙然改容作而言曰鄙人固陋款啟寡聞幸聆子言昭然若發矇矣客既退爰敘問荅之辭弁之簡端竝質諸乙垣未知乙

垣首肯否也

關中書院課士詩賦序

今爲業試律律賦者日取三百篇而與之講肄鮮不以爲迂闊或且謂言大而夸無裨於用試平心思之今之試律律賦何自來乎有唐人古近體詩而後有試律有徐庾以下之駢體文而後有律賦此學者之所知也而其源皆出詞選讀選所錄莫古於騷騷也者近接三百篇而變化以出之其體實兼詩賦爲後來詩賦家之祖無風雅頌則無騷無騷則無詩賦安得有試律律賦哉學者不講明三百

讀騷必茫然矣讀漢魏以下詩賦亦茫然矣雖宗法唐詩規橅徐庾而源頭未瀹流亦不長況又束置高閣專取近人之試律律賦簡練以爲揣摩其能役萬景於坐馳開百意於片言哉詩賦之變至試律律賦而極而　國家用以取士不患其敝者何也每試詩賦必命以題題萬變而不竭所作詩賦亦萬變而不竭不竭惡乎敝詩賦之敝也持衡者之偏也持衡者之偏操觚者之陋也好丹則非素論甘則忌辛一有所偏弊且百出恃性靈者或儉於詞矜華藻者或嗇於理泥法律者或弱於才尚機調者或短於意

避忌太多者發攄必不足雕琢太過者風力必不振偶值一題而喜易一題而困矣值一人而賞之易一人而黜之矣嘗其業詩賦也各擇所悅者習之凡所不悅皆其所不習者也及其出而相士也凡所未習皆其所不悅者也於是能者不必售售者不必能學者苦其途之迂也又見斯事之無定評也遂避難就易相率而趨於便捷之途而斯道乃幾幾乎敝敝者何以救繩之以題而已矣正以風雅頌而已矣以萬變不竭之題取萬變不竭之詩賦雖有善作僞者不能一一而爲之備贋僞之判若黑白然然後八

人勉爲眞才而作僞之風不禁而自絕又恐遲之又久高才博學之士將爭奇炫異而流爲破體也是當舉風雅頌之義大爲之閑使咸歸於醇正凡作詩賦寫景抒情者風之意也撰時審勢者雅之遺也歌功論德者頌之體也就一篇論之其中端而虛者得於風者也和而莊者得於雅者也雍容揄揚而近實者得於頌者也業詩賦者必先學爲風人然後本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雅難於風頌難於雅雅頌不被以風則雅亦非雅頌亦非頌必使三者兼得而後能鑒古能鑒古而後能準今能鑒古

準今而後能自爲詩賦能自爲詩賦而後可以萬變不竭
雖難之以題窘之以韻皆能因物構象稱心而出此之謂
眞才近而几席遠而陬澨皆能披沙揀金掇其精英以公
此之謂眞賞斯事雖微蓋亦葩騷之支流三百篇之餘裔
而不可廢焉者也夫何微之有哉吾關中詩賦始於西周
變於秦風盛於漢唐而衰於趙宋自是一蹶不振以迄於
今豈人才不古若哉漢唐作者皆能讀周秦以上之書如
浮大河者發乎崑崙放乎溟渤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此其
所以盛也今之學者佔畢而外罕所覩聞其於漢唐詩賦

若知之若不知之或見之或不見之蕭選以上讀者益稀三百篇雖人人成誦而究心者少泳其沫忘其源此其所以衰也前督糧道尹公始創立詩賦課課關中書院士子數年以來漸有起色而能者仍鮮今觀察永濟劉公知士子之少切劘也謀所以訓迪之而患其不能周徧時余已自關中移講宏道因郵寄課卷致書於余令宏道士子偕作合兩書院詩賦擇其佳者改而梓之以爲多士勸余不敢辭爰汰其疵累補其空疏各繫以評論疊加注釋詞取典贍而杜其鈔襲意取清新而禁其纖靡音取寥亮而斥

其扼咬以確當爲眞以浮泛爲僞自知管中之窺莫覩全豹但欲使學者披覽是編識其門徑由試律而溯唐詩由唐詩而溯曹劉鮑謝由律賦而溯徐庾由徐庾而溯揚馬班張又上而溯屈宋又上而溯三百則詩賦之道且匯而爲一風雅頌之情皆可得而見也他日持衡取士必能覽別眞僞不以魚目溷珠觀察今日之舉具有造於士林也匪淺鮮矣或謂沿流溯源其勢多逆何如順而導之之爲得乎此其說固然然此法也可施之於童蒙若以教弱冠以後之人則扞格而不入今之業詩賦者皆弱冠以後者

也使之沿流以溯源不猶愈於泳沫者哉計自戊戌二月至十一月凡得詩賦若干首彙爲一編題之曰關中書院詩賦課是編也合兩書院之作而統以關中者凡宏道士子皆關中人也

檉華館文集 卷二 全

檉華館文集卷之二終

再傳弟子河津柴德彰校勘